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壹、候選人個人資料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中) 季 淳 (英) Tsung Chi	男	55	中華民國 美國	
教授證書	字號： _____ 起資年月： _____ 年 _____ 月			
現 職	服務機關學校	現職（職級）	專兼任	到職年月
	西方文理大學 (Occidental College)	政治系正教授	專任	1991.09.01 (2005.08.15 起擔任正教授)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政治研究所	博士	1993.12.17
	密西根州立大學	政治研究所	碩士	1990.06.08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1981.06.11
	填寫說明：請依序填寫博士、碩士及學士之學歷			
主 要 經 歷	服務機關學校	職 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發展書院 總導師		2011.08.01-2014.07.31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客座教授	專任約聘	2012.08.01-2014.07.31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客座教授	專任約聘	2010.05.02-2012.07.31
	西方文理大學	政治系系主任(兩任)		2008.07.01-2010.06.30 1999.07.01-2002.06.30
	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亞太研究中心 訪問學者		2006.08.01-2007.07.31
	西方文理大學	亞洲研究系系主任		2005.07.01-2006.06.30

二、著作、作品及發明目錄

(單一作者)

季淳,〈專業與博雅之間: 政治研究與教育研究〉,《社會科學論叢》, 6 (1): 104-112, 2012.

季淳,〈「書院教育」主題化的必要性與發展策略〉,《通識在綫》,(32), 2011.

季淳,〈美國文理大學的書院教育及其在台灣發展的可能與限制〉,《通識在綫》,(26), 2010.

Tsung Chi, "Democratization or Taiwanization? Democratic Disorder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Shorenstein APARC Dispatches* (June 2007),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Tsung Chi, *East 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5.

Tsung Chi, Issue editor, "Presidential and Public Officials Election Laws in Taiwa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M.E. Sharpe, September-October 2004).

Tsung Chi, "The State of Taiwan Studies und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 Mingsun Wang, e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 Studies*, Ilan, Taiwan: Fo Guang University, 2004.

Tsung Chi, "From the China Lobby to the Taiwan Lobby", in Peter Koehn and Xiaohuang Yin, eds., *The Expanding Role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U.S.-China Relation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Trans-Pacific Interaction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Tsung Chi, "Allocating Scarce Resourc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ve Principles in China's Cadre System and Taiwan's Civil Service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0 (March 1999): pp. 147-166.

Tsung Chi, Issue editor, "Mater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Post-Mao China",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M.E. Sharpe) vol. 28,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5.

Tsung Chi, *The Principles and Outcom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3.

Tsung Chi, "Michigan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 computer database programmed for the Center for Urban Affair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87.

Tsung Chi, "Michigan Non-Auto Industry Information System", a computer database programm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State Government of Michigan, 1986

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

(一) 學術獎勵

Luce Faculty Research Grant,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Occidental College, 2005.

Haynes Faculty Research Fellowship, John Randolph Haynes and Dora Haynes Foundation (Los Angeles), 2001.

時報文化基金會（紐約）青年學者獎（最佳中國研究博士論文研究計劃），1990.

Foreign Graduate Student Travel Gra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8. Graduate Fellowship,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88.

(二) 榮譽事蹟

我曾於 2010 年在總統府向馬英九總統及其幕僚報告高等教育改革議題；也於 2008 年與當時的教育部呂木琳政務次長、2009 年與當時的中央大學校長也是前任的教育部蔣偉寧部長、2012 年與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以及當時的國家科學委員會朱敬一主任委員，對於高等教育議題分別進行一對一的報告。我也曾於 2012 年 7 月，在兩年一度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第一天，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的院士就高等教育議題進行專題報告，當天第二位報告人為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評論人則為當時的教育部蔣偉寧部長。

此外，從 2008 年底，我曾被下列大學（依時間先後列出）的邀請就高等教育相關議題進行校級的演講或訪問活動，由這些學校的校長或副校長出面接見。

東海大學（程海東校長）

亞洲大學（楊志良副校長）

國立中央大學（蔣偉寧校長）

元智大學（彭宗平校長）

中原大學（錢建嵩副校長）

義守大學（傅勝利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

世新大學（賴鼎銘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永斌校長）

法鼓山大學籌備處（劉安之主任、逢甲大學前校長）

國立空中大學校長（陳松柏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劉景寬校長）

台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

玄奘大學（劉得任校長）

在卓越與平等之間蘊育一所自然偉大的大學

一、主旨大要

那經年的微笑和眼淚依然挑動我的心弦

民國66年到70年，在政大的那四年，是我一生之中到今天最好的時光，最美好的人、事、地、物都發生在指南山下的這塊土地上，在在塑造了我成為今日之我，在我的心頭留下了一條一條極深的刻痕，一個終生存在叫做「政大人」的印記。當年匆匆離去之時，經年的微笑和眼淚就在瞬間冰凍。我的學號是66開頭，一不小心倒了過來就是99，於是三十三年就從指縫之中流逝，直到我99年回來，一步一寸地輕點母校的每一個角落，就像舞動著一根魔術棒一樣，冷藏了三十多年的所有美好的記憶就在瞬間融化，依然深深地挑動我的心弦。

可是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摯愛的母校再也不復是當年的風貌了，不管是外在的形象，還是內在的凝聚力，都逐漸有了令人歎息的變化，不論是師生之間、老師之間、還是師生和學校之間的關係都大不如前，今天還有多少的老師和學弟妹們，以後會說在政大的那四年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時光呢？

給所有政大人一個安身立命的家，是一件多麼重要，現在看起來卻是一件極其奢侈的事了，如何在我們的學術生涯、家庭生活與個人生命之間取得平衡是大家當前共同面臨的難題。一所自然偉大的大學應「以人為本」，所有的教職員工生不是在會議桌上的那些報表裡面，可以被機械式地挪移取代的冰冷的數字，每個人都是一個有生命、有價值、應該被珍惜、被尊重的個體。我們在選校長的時候重人情、講人脈，那麼「以人為本」、珍惜與尊重的「人情味」呢？

大學的「求真」和「求是」的精神應該不被遺忘。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是歷經百年燁琢、渾然天成，所以能夠崇雅黜浮、質樸雄渾。有一位老師在五月的一場「校長候選人分享會」後問我：「既然你主張不要再在山上蓋房子了，那麼你要如何活化山上校區呢？」我的回答是「為什麼一定要活化山上校區呢？」「活化」、「發展」、「擴張」對我來說也都很重要，但是如果追求這些目標的同時，卻讓政大人失去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家的時候、讓政大不再是一所「自然偉大」的大學的時候，我們當有所為，也有所不為。

當年的政大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條一條極深的刻痕，今日的我希望能夠回來為她做她當年為我做的事情。我有內在的感情，也有外在的視野，我想對於政大來說，像我這樣的人以後可能也很難再有了；即使有，面對政大注重情人人脈的傳統，恐怕也將望之却步。

在過去這四年來，我在台美兩地奔波，在少了大約兩百萬台幣的情況下回到母校工作，如果此次參選成功，我也將辭去在美國的終身職教職返台定居。

在這個對於國外參選人極其不利的遴選制度之下，我於今年一月返美之後，完成了治校理念的寫作、在二月底一人搜尋了全校各系所最新的電子信箱地址之後，花了三天的時間和政大同仁寫了780封的個別信、從三月下旬開始到五月上旬這六個星期之中，一共自費大約11萬台幣返台三次（對於別的候選人來說，參加一次政見說明會可能只是從校園的這一棟走到另一棟建築的事情，對於我來說，卻是每趟來回兩萬公里地疲於奔命），大部

份的時間都在兩地生活在時差之中、最後我在五月初花了大約五天的時間匆促地敲了700個左右的門。

在首次的遴選過程於五日中旬結束以後，我終於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時間，可以和一些可以接觸到的同仁們，有了比較廣泛且細緻地請益的機會，也讓我更加確定政大的未來將面臨一場場嚴酷的考驗，亟需一人帶領大家縱身一躍、力挽狂瀾，而我相信我具備這樣的一個人應有的能力，更有發揮這些能力所需要的極致的熱情與意願。

墨守成規？與時俱進？還是力挽狂瀾？

我決定參選政大校長，並不是因為政大需要一位浸染在舊體制之內具有行政經驗，所以能夠解決一些「行政」問題的校長，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位不但能夠在既有體制之外思考〈think outside the box〉，而且能夠回過頭來改變既有遊戲規則、建立新體制〈redesign the box〉、能夠解決內、外「政治」問題的校長，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位能夠引領政大，經由我們內部的改變，創風氣之先，進而改變全國高等教育大環境的校長。按照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思維來說，「當時代改變，只有少數偉大的個人〈或大學〉能夠權變，以期與時俱進」〈“Only rare and great individuals can change their approach to the world as times themselves undergo change.”〉，但殊不知在大環境開始沉淪崩壞的時候，我們還要「與時俱進」嗎？在這個時候，能夠改變自己進而力挽狂瀾、引領時代、創造出利己發展先機的大學，才是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

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

政大如何改革？改革幅度又應如何？就西漢思想家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闡述的「更化」論來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今天政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在大環境的洪流之中，載沉載浮，因為無法掌握政大的核心價值，所以定位不清，往往因此左支右絀、進退失據。我們雖有良工大賢，但是政大一些琴瑟不調、為政不行的問題，和許許多多其他的大學一樣，因為和大環境的結構息息相關，已非在行政手段上微調輕治所能解決，必須改弦更張、改政更化。也就是說，如果政大是一張走音的琴，單單或鬆或緊地調音已不足以端正其弊，必須改舊柱、張新弦，並且釜底抽薪，從整個舞台，也就是外部的大環境做結構性的、所謂典範轉移性的變革。

抓大放小，由內而外；用人唯才，待人以誠

所以政大未來的校長應有能夠大破大立的新視野、大格局。對內，成為政大的精神領袖，凝聚全校教職員生工的向心力，領導風潮、更新思維，給所有政大人一個安身立命的家。對外，重新釐清政大面向台灣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和責任、引領全國改變高等教育的遊戲規則，以及徹底解決財務的問題。至於內外之間，孰輕孰重？一如世界各國一流學府的校長，政大校長的工作應以對外為要（如開闢財源、維護學術倫理、扭轉社會重理工而輕人文的現象、經由高等教育改革提升政大的形象與地位、承擔學運和捷運事件之後的大學的社會責任等等）。對內抓大放小，一般行政上的事務交由行政副校長（管理總務處、秘書處與新設立的財務處）、學術副校長（管理教務處與研發處）和學務副校長（管理

學務處與國合處) 分管七處九院；校長應充分授權給予三位副校長，並予各院院長在校、院、系的三級制度之中承當更重要的責任。為了因應政大財務的問題，前述新設立的財務處將由業界聘請專任的財務長來領導一個財務專家小組，來和各院、系、中心共謀資源的規劃與拓展。

回到母校服務的這四年的時間說短也不短，至少長到讓我知道政大從來不缺乏真正有能力又有服務熱忱的人才，來組成一流的執政團隊，只要領導人能夠打破用人的小圈圈，用人唯才、待人以誠。

二、「皇帝的新衣」(Emperor's New Clothes)

我們都知道「皇帝的新衣」意指「不存在的東西，我們假裝它存在」，那麼我們亟待改革的學校究竟穿了一件什麼樣的「新衣」，讓我們自我矇蔽，無法從萬丈迷霧之中走出來呢？

「頂大的新衣」何日方休？洗淨鉛華、還我清純

「頂大」這一套新衣當然非政大所獨享。名列所謂「頂尖大學」之首的友校，可能因為這件看似華麗的新衣，而自詡為一所偉大的大學。但殊不知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是歷經百年淬琢、渾然天成，所以能夠崇雅黜浮、質樸雄渾，蘊育成一所自然偉大的高等學府。反觀之，我們所謂的「頂尖大學」，每每矯揉造作，使得刀鋸斧鑿之痕，歷歷在目，縱使一時之間可能光彩奪目，但是這種被扭曲變形的「偉大」學府，和一所自然偉大的大學，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是故，對於我們政大來說，所謂「皇帝的新衣」應有兩層涵義。頂尖大學在台灣並不存在，而我們(包括政大在內)假裝我們是，此其一；政大忝為「頂尖大學」之末(何其幸與不幸!)，但是我們並不真正是別人口中所謂的頂尖大學，而我們卻假裝我們是，此其二。政大這些年來定位不明，在別人主導的遊戲規則之下，強顏歡笑、擦脂抹粉，因而逐漸面目不清，缺乏自己應有的特色。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我們仍在「頂大」(或是以後換湯不換藥的其他形式的競逐)的魔咒中，載沈載浮，那麼我們將會在別人主導的競技場中，忍辱負重，永無翻身之時，更遑論和華人世界乃至於整個東亞地區的名校一爭高下了。也就是說，如果政大不能打破「頂大」的枷鎖，就無法以自己的特色衝出台灣，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學。

我們應該清楚地定位政大在台灣社會應該扮演的角色，從而因為擁有一顆強大的內心，所以不會被各式各樣的排名所困擾。我從1991年開始在位於美國洛杉磯的西方文理大學(Occidental College)任教，該校在2012年「富比士雜誌」美國最好的前一百所大學的排名中，排名第74名(超過一些我們比較熟悉的大學，如86名的伊利諾大學—UI、87名的華盛頓大學—UW、95名的南加州大學—USC、97名的紐約大學—NYU等等)，去年排名陡降至117名，今年又回升至80名，可是不論排名高下，無人隨之起舞，在全校沒有引發任何討論的聲音，因為一所127年的學校應自然成熟，胸中自有丘壑。

既然「頂大」的影響既深且巨，政大在未來應該如何因應？下焉者，將會繼續穿著這件「新衣」，以庸脂俗粉之姿，定期出去選美，可能還幻想著有朝一日，可以名列前茅、揚眉吐氣；中焉者，可能賭氣不玩，自尋出路；上焉者將會在繼續承接「頂大」計劃的同時，經由遊說行政部門、國會、媒體和第三部門來引領風潮，徹底改變大環境資源分配的

遊戲規則。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面對「頂大」這頭巨獸，下焉者臣服，中焉者不戰不和，而上焉者是用謀略、用外交來戰勝敵人。

在卓越 (excellence) 與平等 (equity) 之間

一如我在去年十二月一次關於高等教育政策的校內研討會中所提出的主張：雖然卓越與平等一直是現代教育追求的兩個終極價值，但是我們在追求卓越的時候常常忘了平等，或者是追求平等的時候忘了卓越。前者如學測和指考制度，以程序正義的手段達到擇優錄取的目標；而後者當以齊頭平等式的低學費政策為代表。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要能兩者之間，執兩用中、「追求平等的卓越」，也就是「普及性的卓越」(excellence with equity)。

政大的學生結構應反映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

做為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國立大學，政大應該是一所能夠發掘台灣社會問題、解決問題的一流大學，所以政大的學生結構應盡量反映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包括了原住民、新住民以及偏鄉的弱勢人口。當八八水災之後，清大發現沒有一位學生來自於受災區域，那我們政大呢？當我於 2012 年拜訪台灣最窮的鄉鎮之一——花蓮縣玉里鎮的玉里高中校長時，得知當年該校最好的畢業生，考上的是一所私立的科技大學。此種城鄉之間的嚴重失衡，應被任何一所以「人文關懷」為己任的國立大學嚴肅以對，而力圖改正。可是目前不論是「繁星推薦」，還是「個人申請」(如清大的旭日組和中山大學的南星計畫)的入學管道，都因為仍有學測門檻，而成效不彰。所以政大應該配合教育部擬於 104 學年度增加的不靠學測成績，只靠書面審查和面試來「特殊選才」的入學管道，成立專案審查小組，到窮鄉僻壤尋找學習動機強的弱勢學生，因為所謂「卓越」應該包括「相對卓越」的概念，根據每名學生相對的不同起點，將所謂的「艱苦因素」(hardship factor) 納入招生考量。這些學生可以在入學之前(高三下)或之後(大一)予以輔導，另外甚至可以提早邀請這些學生進入政大附中就讀。

當然「特殊選才」管道之下的「相對卓越」的概念，也應包括單科卓越的「偏才」(如台大的火星計畫)，和所有學科表現平平但是擁有特殊才情的另一種「偏才」(如哈佛大學在大約十年前錄取的一位從小研究南北戰爭軍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學生)。不論上述三種「相對卓越」的任何一種學生，都會使我們同質性過高的校園多樣而繁複，激發出來更多學習的火花。這也就是多年來哥倫比亞大學限定 SAT 滿分的學生不得超過所有錄取新生三分之一的原因。

總之，我們雖然都知道大學之存在，在於培育人才，但是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除了招收在傳統標準定義之下的「上駟」之才之外，也要能夠將也是在傳統標準定義之下的「中駟」與「下駟」之才培育成為「上駟」與「中駟」之才，因為「上駟」之才不論到哪裡都可成為「上駟」之才。

政大的學費結構應反映學生的社經結構

我們的學費過低，而且不論是來自台北的上層社會還是一般不到清寒程度的中低收入戶的學生，竟然繳交一模一樣的學費，我們對於動輒花費萬元換新手機的學生，與一些必須半工半讀以獨立維生的學生之間的巨大差距視而不見。

所以對於國立大學而言，一方面必須調整學費的結構，將目前一年五萬多的學費逐

年、逐步地調至目前私立大學十萬左右的學費標準，以充裕財源，也讓學生更為珍惜學習的資源，增加學習動機。另一方面，來自於上層階級家庭的學生付全額學費，中層階級的學生按家庭收入的高低遞減，最重要的是除了來自清寒家庭的學生已經全免之外，中低收入戶的學生學費也應該全免，成績優秀（且可保持）者還可享有生活補助，以無後顧之憂。除此之外，學校的任何員工出缺，可以考慮將無安全顧慮的工作（傳統的圖書館、辦公室工作，再加上如清潔、園藝、門房、信件等的工作），交由學生擔任，這不僅可提供更多工讀的機會，也增加同學了對於校園環境的珍惜，而工讀金的數額也不應死守基本工資，應視工作性質之不同而調整。

所以今天推動的不應該只是一個「提高學費」的政策，而是一個有種種配套措施「合理且公平」（reasonable and fair）的學費政策。在此一政策之下，在校內成立「財務補助辦公室」（Financial Aid Office），對於所有中層階級以及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一個包括有學費折扣（或全免）、獎學金、助學金、助學貸款，以及工讀金的財務組合（financial package）。如此「合理且公平」的學費政策並非昧於現實，因為教育部於去年十月提出的鬆綁高教制度方案之一，就是希望於 105 學年度由大學自訂學雜費標準。如果教育部碰到困難，政大應以自身的高度幫助教育部推動。

如同在一部反高學費的紀錄片「粉墨登場」中的一句話：「反高學費爭的與其是錢，不如是台灣大學教育的未來該往哪裡走、怎麼走！」如果提高學費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卓越，那麼一所一流的國立大學應該提出「追求平等的卓越」（excellence with equity）的大框架、大理念，引領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推動一個「合理且公平」的學費政策，並且財務透明，將提高學費收入的每一分、每一毫全數花在與學生直接相關的教學與校園生活方面，逐年走出低學費、低品質的泥淖。

三、「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間裡的大象」這一句諺語指的是「明顯存在的問題或危機，已如龐然巨物的大象在我們的房間裡終日遊走，我們竟然視而不見」，簡而言之，就是「存在的問題，我們假裝它不存在」。這些問題或大或小地存在於政大的各個角落；有些問題龐大無匹，我們雖然無時無刻都知其存在，甚至有時必須在狹小的空間裡面閃躲挪移，但因無力解決，所以視而不見。有更多問題則是因為存在已久，為害又不劇烈，所以使我們習焉不察。

（因為限於篇幅，下列 20 項問題僅列出標題，詳細的論述請參看「校長候選人簡報檔」裡面的「治校理念簡報」）

1. 募款不足以解決財務之困窘
2. 重研究、輕教學的現象伊於胡底？
3. 教學在升等評量的份量應和研究等量齊觀
4. 學期太長、授(上)課時數太多

5. 研究計劃應對學生負責、對社會負責
6. 「慣性服從」因而無法真正發展多元升等的評鑑
7. 檢討講座教授的質量
8. 通識教育中心位階過低，有將無兵
9. 推動「博雅書院教育」的條件仍未成熟
10. 導師制度採雙軌制
11. 務虛還是務實？多少的精力虛擲於文山會海之中
12. 國際化不只是英語授課、簽訂姊妹校以及招收外籍生而已
13. 在地化尚未真正起步
14. 是該成立表演藝術系的時候了！
15. 對於未來的校際整併與跨國辦學之風潮，我們準備好了嗎？
16. 不要在山上再蓋房子了！
17. 政大沒有自己的餐廳、沒有學生活動中心、也沒有教授之家
18. 校內外所有的斑馬線必須是真的！
19. 找一位跟學生一起生活、和教職員工一起工作的政大校長
20. 向校友募款之外，我們可以為校友們做些什麼？

四、結語

總之，在政大校園裡面遊走的「大象」大大小小何其之多！但是大多數的問題並非政大所獨有，而是因為外部大環境在觀念上、文化上、制度上的種種積習而產生普遍存在的現象。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改革也非一夜之間就可克竟其功。至於「追求平等的卓越」的大方向，不論是改革學費結構以求卓越，或是調整學生結構以期平等，在在殊為不易。所以我們需要一位校長，不僅能有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勇氣，引入新視野、建立大格局，而且要有不可躁進的政治智慧，一點一滴地（incrementalism）逐步前行，為了政大的未來戮力以赴。所以這樣的政大校長，不只是行政機器之首，而是引領全校教職

員生走向「百年政大」的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

政大今天面臨的一些問題是位於國家政策層次的大問題（如頂大計劃和學費政策），所以需要從外部循政治的途徑來解決。做為一個旅外三十年的政治學者，我對於國內的政治環境並不陌生。

我曾於 2010 年在總統府向馬英九總統及其幕僚報告高等教育改革議題；也於 2008 年與當時的教育部呂木琳政務次長、2009 年與當時的中央大學校長也是前任的教育部蔣偉寧部長、2012 年與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以及當時的國家科學委員會朱敬一主任委員，對於高等教育議題分別進行一對一的報告。我也曾於 2012 年 7 月，在兩年一度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第一天，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的院士就高等教育議題進行專題報告，當天第二位報告人為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評論人則為當時的教育部蔣偉寧部長。另外，當我在美國任教的西方文理大學的強納森·維奇校長（Jonathan Veitch）於 2011 年來台訪問的時候，我一人獨力安排於第一天晚上由當時的教育部吳清基部長晚宴歡迎維奇校長，出席者包括當時我們政大的吳思華校長和中央大學的蔣偉寧校長；維奇校長並於次日在吳清基部長、吳思華校長與本人的陪同下入府，晉見馬英九總統。相形之下，在那一兩年期間，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執行副校長見的是教育部的一位專員、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和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見的是教育部次長或處長級的官員、史丹福大學校長晉見的則是當時的蕭萬長副總統。

最後，林肯總統在「林肯」這部電影裡面說到：「羅盤指向正義的北方（true north），但是它不會指出沿途有多少沼澤和泥淖。如果你只循羅盤的指示前行，那麼將會深陷泥淖，那時就是知道正義的北方何在，又有何用？」（“A compass points to true north, but it gives no indication of the swamps and marshes along the way. If you just use the compass, you will get stuck, and what use is knowing true north if you are drowned in a swamp?”）何況正義的北方不一定存在；就是存在，也不一定只有一個；就是只有一個，別人看到的不一定和我看到的一樣；就是一樣，別人願意前進的途徑和速度不一定和我的一樣。所以，我虛心求教。

五、相關承諾

- 一、本人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所列各項情事，並已充分瞭解政大校長遴選相關規定同意擔任校長候選人。
- 二、本人同意於應聘為政大校長前，放棄黨政職務。
- 三、本人所提供之學經歷資格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責任自負。
- 四、本人同意姓名、年齡、國籍、學歷及經歷等基本資料得用於本次校長遴選作業之需。

承諾人： 季淳 （簽名）

103 年 9 月 15 日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